

# 從“棉花”的異譯看它的傳人及在中國的發展

杜曉莉

關於中國早期的棉業歷史，我們至今仍然不十分清楚。雖說有人根據《尚書·禹貢》中的“島夷卉服，厥篚織貝”認為我國上古時代就有棉花<sup>①</sup>，但這並沒得到學界的普遍認同。一般認為中國的棉花是從今印度和巴基斯坦引進的，從印度 East Bengal 經雲南永昌、廣西越南邊境，傳入閩廣的是多年生木本棉；從巴基斯坦通過西域引入中國的是一年生草本棉。這也可以從漢文文獻中棉花的異譯形式中找到證據。從我們目前所掌握的資料來看，元代以前，漢文史籍中關於這兩種來自外國的棉花植物及棉製品的記載長期使用音譯詞——吉貝、劫波育或疊氎。首先是翻譯佛經中有大量的記載，例如：

(1) 佛言：“吾視諸侯之位如過客，視金玉之寶如礫石，視氎素之好如弊帛。”（東漢迦葉摩騰共法蘭譯《四十二章經》，17-724-1）<sup>②</sup>

(2) 菩薩心念：“先佛出家去髮應有袈裟法服。”檢心方興此念，淨居天子即取色界天劫波育自然袈裟以上菩薩，“惟願正士受是法服”。菩薩即受以被著身。（東漢安世高譯《佛說自誓三昧經》，15-405-2）

(3) 阿闍世王則從坐起，取名好奇疊，其價直億百千，持繞文殊師利身。（東漢支謙《阿闍世王經》，15-401-2）

估計佛教的傳入促進了棉製品進入中國。因為漢地文人作品中關於“氎”或“吉貝”等的較早記載多與佛教有關，似乎與民間關係還不甚大。例如：

(4) 學徒均染氎，遊士譬春英。（南朝梁蕭統《僧正》詩）

(5) 手巾花氎淨，香帔稻畦成。（唐王維《與蘇盧二員外朝遊方丈寺》詩）

(6) 巾之吉貝布，饌以旃檀餌。（唐皮日休《孤園寺》詩）

直到唐代，棉製品還是西域地區進獻給中央王朝享用的貢品之一，例如：

(7) 西州交河郡……天寶元年為郡。土貢：絲、氎布、氎、刺蜜、葡萄。（《新唐書·地理志四》）

到了宋代，民間大概也能用上棉製品了。例如：

(8) 淨布裁白氎，拄杖採紅藤。（南宋陸游《閒居》詩）

“吉貝”是從梵語 *karpasa* 音譯而來的<sup>③</sup>，“疊氎”是波斯語 *pambak dip* 的音譯<sup>④</sup>。對棉花及棉製品的不同稱呼體現了棉花引種路線和棉種的不同。一般而言，稱來自南方的木本棉及其製成品為“吉貝”。形近而訛，“吉貝”又寫作“古貝”。例如：

(9) 古貝，草也，緝其花為布，粗曰貝，精曰氎。（《新唐書·南蠻傳·環王》）

“吉貝”在漢譯佛經中作“劫貝”。例如：

(10) 自有衆生樂觀如來手足柔軟如天劫貝。（東晉佛陀跋陀羅譯《佛說觀佛三昧海經》，15—648—2）

(11) 其聞法已，心開意悟，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即語侍人：“汝可取我金色劫貝二張持來，我欲上佛。”（東晉釋法顯譯《大般涅槃經》，1—198—2）

(12) 復共前行，見有劫貝，其一智者言：“劫貝價貴，

輕細可取。”（後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佛說長阿含經》，1—45—2）

來自西方的草本棉及其製成品被稱為“疊（氎）”、“白疊（氎）”或“帛疊（氎）”等。例如：

（13）國人多取白疊織以為布，布甚軟白，交市用焉。  
（《梁書·高昌傳》）

（14）劫貝，或云劫波育，或言劫娑娑，正言迦波羅，此譯云樹，花名也，可以為布，高昌中氎，是衣名。罽賓以南大者成樹，以北形小，狀如士葵，有殼，剖以出，花如柳絮，可紉以為布，用之為衣也。（慧琳《一切經音義》，54—699—2）

《說文》有“疊”字無“氎”字，表示棉花及棉製品的“氎”當是後起字。因為“疊”祇是記音，而加了意符“毛”則能提示棉花的大致義類，這也符合漢字表意的特點和漢人喜歡“望文生義”的漢字使用心理。但是“氎”的筆畫太多，書寫不便，不符合經濟原則，所以在書寫中常常仍用“疊”字記音。

因為木本的“吉貝”和草本的“疊”都有白色纖維，可以織布，所以在使用時，人們對二者並不作嚴格區分。比如：

（15）爾時國王夫人名舍彌，以千五百張氎奉上世尊，佛告阿難：“持是氎衣與諸比丘。”長老阿難即持與諸比丘，諸比丘不受，語阿難言：“用劫貝為？浣染未竟已不如法。”（東晉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摩訶僧祇律》，22—292—1）

（16）時天神化作全身骨鎖，於彼比丘前舞，而說偈言：“比丘思劫貝，七肘廣六尺。晝則如是想，知夜何所思？”時彼比丘即生恐怖，其身戰悚，而說偈言：“止止不須氎，今著糞掃衣。晝見骨鎖舞，知夜復何見？”（南朝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2—372—3）

在有的漢譯佛經中棉花及棉織品也譯作“劫波育”，例如：

(17) 佛告阿難：“葬法用錦褻以纏身，劫波育十張交纏其上，著假棺中。”（西晉白法祖譯《佛般涅槃經》，1-169-2）

(18) 亂風吹華，如是四反。則第一四天王諸天人、第二忉利天上諸天人、第三天上諸天人……上至三十六天上諸天人，皆持天上萬種自然之物，百種雜色華，百種雜香，百種雜繒彩，百種劫波育疊衣，萬種伎樂，轉倍好相勝，各持來下，為無量清淨佛作禮。（東漢支婁迦讖譯《佛說無量清淨平等覺經》，12-287-3）<sup>⑤</sup>

(19) 卿等欲知，此是劫波育衣樹，彼人盡著劫波育衣，卿等亦著劫波育衣。（西晉法炬譯《佛說頂生王故事經》，1-823-1）

林梅村認為“劫波育”“似來自犍陀羅語 kavaj'i”<sup>⑥</sup>。

從語言的交際作用而論，外來成分比較費解；同時，語言是個自組織系統，有自我清理的功能，它使得一些表義上有欠缺的詞發生改造，以適合漢語詞彙的特點；此外，漢字是表意文字，人們形成了見字生義的習慣。但“大概直到唐代以前，中原地區對於棉布的原料‘棉花’究竟為何物，還不甚瞭解，或往往得自傳聞”<sup>⑦</sup>。因此，對不甚瞭解棉花概念的普通百姓而言，從表義不清楚的“吉貝”、“疊”或“劫波育”的字面上，他們是找不到什麼有助於理解的信息的。解決這個問題的一個辦法是給記音的字加提示義類的義符，“氈”字當是這樣產生的。另一個辦法就是以自己熟悉的概念為基礎去理解新的概念。漢語中實際上是有與棉花相似的概念的，那就是“綿”。《玉篇》：“綿，與緜同。”《說文》“緜，聯微也”，引申為絲絮之稱，《戰國策·秦策一》：“[蘇秦]受相印，革車百乘，綿綉千純，白璧百雙，黃金萬溢，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中國南方有一種叫槿花（又叫攀枝花）的土著植物，因能生出白絮，曾被當地人民作為紡織

纖維，所以又被稱作木綿。後來產生了後起字“棉”。編定於北宋的《廣韻》收錄了“棉”字：“棉，木綿，樹名。《吳錄》云：‘其實如酒杯，中有綿如蠶綿，可作布，又名縹。’”因棉花纖維也似絲絮，可用於織布，等到棉花的概念從國外傳入中國時，所以就意譯作“綿”。例如：

(20) 此失壞者，是化樂天最初失壞，又化樂天第二失壞，如閻浮提人中所有劫貝等綿，甚為柔軟。（北魏瞿曇般若流支譯《正法念處經》，17-272-2）

(21)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譬如鐵丸投著火中，與火同色，盛著劫貝綿中，云何？比丘，當速燃不？”（南朝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2-345-2）

(22) 臣白王言：“天子，此人種蒔艷華，樹種結實，取綿可成艷衣。”王言：“我為聖王，何假人間植艷衣種？自有天中妙艷種子。”纔言念時妙艷衣種自天而降。（北宋施護譯《佛說頂生王因緣經》，3-394-1）

從南方傳入的木本棉被稱作“木綿”<sup>⑧</sup>。例如：

(23) 白疊，木綿所織，非中國有也。（《史記·貨殖列傳》“榻布皮革千石”唐張守節正義）

(24) 閩、嶺以南多木棉，土人竟植之，有至數千株者，採其花為布，號吉貝布。（北宋范正敏《遜齋閒覽》）

但是，元代之前，意譯詞“綿”的使用沒有音譯詞普遍。這可能與“棉花”這個概念是否全民知曉有關。如前文所引，大概直到唐代以前，中原地區對於棉花究竟為何物，還不甚瞭解；而直到元代以前，棉花的種植和紡織一直祇局限於邊疆少數民族地區，中原地區的普通人很少使用棉織品<sup>⑨</sup>。所以關於棉花及棉製品的記載多出現在描寫達官貴人或僧人的生活和邊地物產的作品中，對其稱呼多使用音譯詞。但在蒙元立國後，世祖忽必烈採取了積極鼓勵農桑、大力提倡種棉等一系列的重農政策，還在浙

東、湖廣、江東、江西設置木綿提舉司，元初官員程鉅夫有《送人赴浙東木綿提舉》詩：“曾歷金華三洞天，風流歷歷記山川。……訪古但聞羊化石，因君又喜木生綿。”這些舉措使元代的種棉和棉紡織業獲得了迅速的發展，“綿（棉）”字屢見各種文獻。

記載農業生產的文獻的用例：

(25) 苧麻本南方之物，木綿亦西域所產，近歲以來，苧麻藝於河南，木綿植於陝右，滋茂繁盛與本土無異。（《農桑輯要·論苧麻木綿》）

(26) 木綿彈弓以竹為之。（王禎《農書》）

文人作品中的用例：

(27) 江東木綿樹，移向淮南去。秋生紫萼花，結綿暖如絮。（元馬祖常《淮南田歌十首》詩）

(28) 百里繞吳煙，重過喜地偏。……暮汐煙開甲，秋原木放綿。（元王逢《簡夏嘉定》詩）

(29) 蓬頭赤腳新鄉媪，青裙百結村中老。田間炊黍餉夫耕，夜紡棉花到天曉……（元迺賢《新鄉媪》詩）

當時教外國人學習漢語的教科書裏也用“綿（棉）”字。例如：

(30) 再買綿布一百匹，素緞子一百匹，花樣緞子一百匹。（《老乞大新譯》）

(31) 我往山東濟寧府東昌高唐，收買些絹子綾子綿子，回還王京賣去。（《老乞大諺解》）

外國人學習漢語總是從簡單易學的口語學起，“綿（棉）”如果沒進入廣大人民的口語，是不太可能編入教材的。可見，在元代的時候，表義清楚的意譯詞“綿（棉）”應該是取代了其音譯詞，為全民廣泛使用了。

縱觀歷史，儘管對棉的稱呼的外來詞曾領風騷數百年，但今天仍然活在人們口頭上的祇有意譯詞“棉”了，這是漢語吸收外

來概念的傳統特點所決定的。盡量利用意譯是漢語產生新詞的一個主要特點。從歷時角度來看，一個音譯進來的的外來概念，如果不具有全民性，這個音譯詞的表義又有欠缺，它使用的時間即使很長，也容易被意譯詞所取代。表示“棉花”這個概念的詞就經歷了這樣一個變化過程，而這個過程又透露出了棉花的傳入和在中國的發展的相關情況。

〔注釋〕

- ①見高漢玉《崇安武夷山船棺出土的紡織品》，《福建文博》1982年第2期。
  - ②引經採用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一般注明時代、譯者、經名，《大正藏》卷數、頁數和欄數。
  - ③林梅村《古道西風——考古新發現所見中西文化交流》第379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
  - ④劉正琰、高明凱等主編《漢語外來詞詞典》，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
  - ⑤舊題東漢支婁迦讖譯，據僧祐錄為西晉竺法護譯。
  - ⑥林梅村《古道西風——考古新發現所見中西文化交流》第379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
  - ⑦高王凌《棉業歷史與清代農村經濟結構》，《清史研究》1997年第4期。
  - ⑧這也是漢文史籍中常常混淆兩種名同實不同的木綿的原因。關於兩種木綿的區別，趙岡《歷史文獻對班之花和木本亞洲棉的混淆》（《農業考古》1996年第1期）一文有很好的論述，可參看。
  - ⑨陳賢春、陳虹《元代棉織業的勃興及其歷史意義》，湖北大學學報1998年第5期。
- （杜曉莉 四川大學中文系漢語言文字學專業 2003 級博士生 郵編 610064）